

中国古代典籍珍藏文库
小说大系·开国系列(六部)

英烈全传

空谷道人 著

华龄出版社



CS1242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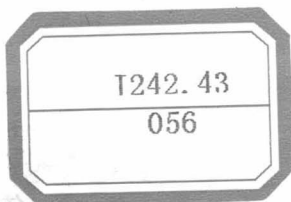
1044720

中國古代典籍珍藏文庫·古典小說大系

明·英烈全傳

空谷道人 著

7242.43
056



重慶師大圖書館

華 齡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烈全传/(清)空谷道人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0.5

(中国古代典籍珍藏文库古典小说大系·开国系列)

ISBN 7-80082-874-3

I. 英… II. 空…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015 号

英 烈 全 传

空谷道人 著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
邮编: (10003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 印张 368 千字
2000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82-874-3/I·154

(本套)定价: 278.00 元

总目 录

- 英 烈 全 传_(空谷道人) (1)
- 续英烈全传_(空谷道人) (303)

英烈全传

目 录

- 第 一 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1)
- 第 二 回 开浚河毁拆民房 (6)
- 第 三 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 (9)
- 第 四 回 真明主应瑞濠梁 (12)
- 第 五 回 众牧童成群聚会 (15)
- 第 六 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 (19)
- 第 七 回 贩乌梅风留龙驾 (22)
- 第 八 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 (25)
- 第 九 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 (28)
- 第 十 回 定滁州神武威扬 (31)
- 第 十一 回 兴隆会吴祯保驾 (34)
- 第 十二 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 (37)
- 第 十三 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 (40)
- 第 十四 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44)
- 第 十五 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 (47)
- 第 十六 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51)
- 第 十七 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 (54)
- 第 十八 回 刘伯温法伏猿降 (58)

- 第十九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 (61)
- 第二十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 (65)
- 第二十一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 (68)
-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 (72)
- 第二十三回 郭先锋活捉吴将 (75)
- 第二十四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 (79)
- 第二十五回 张德胜宁国大战 (82)
- 第二十六回 释亮祖望风归降 (86)
- 第二十七回 取樊岭招贤纳士 (90)
- 第二十八回 诛寿辉友谅称王 (93)
-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节 (97)
-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换桥梁 (101)
-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105)
- 第三十二回 张金箔法显街坊 (109)
-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殒命 (113)
- 第三十四回 花云亲义保儿郎 (116)
-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120)
- 第三十六回 韩成将义死鄱阳 (124)
-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谅 (127)
-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将埋伏禁江 (130)
- 第三十九回 陈友谅鄱阳大战 (133)
- 第四十回 归德侯草表投降 (137)
-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复叛 (143)
- 第四十二回 朱亮祖魂返天堂 (147)
- 第四十三回 损大将日现黑子 (151)
-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155)

- 第四十五回 击登闻鼓明冤枉····· (159)
-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163)
- 第四十七回 薛将军生擒周将····· (167)
- 第四十八回 杀巡哨假击锣梆····· (171)
- 第四十九回 张士诚被围西脱····· (175)
-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179)
-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连剿六叛····· (183)
-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献策来降····· (187)
- 第五十三回 连环敌徐达用计····· (190)
-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仓····· (194)
- 第五十五回 张豹排八门阵法····· (198)
- 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梦告行藏····· (201)
- 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杀贼祭父····· (205)
- 第五十八回 熊参政捷奏封章····· (209)
- 第五十九回 破姑苏士诚殒命····· (213)
- 第六十回 哑钟鸣疯僧颠狂····· (217)
- 第六十一回 顺天心位登大宝····· (221)
- 第六十二回 方国珍遁入西洋····· (225)
-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友定受戮····· (228)
- 第六十四回 破元兵顺取汴梁····· (232)
-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纳款····· (236)
- 第六十六回 克广西剑戟辉煌····· (240)
- 第六十七回 元宫中狐狸自献····· (244)
-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顺帝出亡····· (248)
- 第六十九回 豁鼻马里应外合····· (252)
-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阳····· (256)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弃世.....	(260)
第七十二回	高丽国进表颂扬.....	(264)
第七十三回	获细作将计就计.....	(268)
第七十四回	现铜桥天赐奇祥.....	(272)
第七十五回	赐铁券功臣受爵.....	(276)
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剑阁兵降.....	(280)
第七十七回	练猢猻成都大战.....	(284)
第七十八回	皇帝庙祭祀先皇.....	(289)
第七十九回	唐之淳便殿见驾.....	(295)
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封王.....	(300)

第一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迨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宋太祖来，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就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汴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掳。

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至扬子江边，一望长江天堑，无楫无舟，忽有二人牵马一匹，说道：“此马可以渡江。”康王见势急，就说：“你二人如果渡得我时，重重赏你！”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那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头，闭着眼，但听得耳边风响，倏忽之间，便过长江。那二人说：“陛下此去，尚廷宋祚有二百五十余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请下马。康王开眼一看，人与马俱是泥做的。正在惊疑，远远望见一簇旌旗，俱是来迎王驾的，便即位于应天府。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

话分两头，却说鞑靼国王曾孙，名唤忽必烈，居于乌桓之地。后来伐荆蛮，蹙西夏，并了赤乌的部落，僭称王号。在斡难河边，破了白登，过了狐岭，直至居庸关。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于临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于宝位，国号大元。传至十世，叫做顺帝。以脱脱为左丞相，撒敦为右丞相。一日，早朝已毕，帝说：“朕自登基以来，于今五载。因见朝事纷纷，昼夜不安，未得一乐，卿等可能致朕一

乐乎？”撒敦奏道：“当今天下，莫非王土；卫士之士，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为万乘之主，身衣锦绣，口饫珍馐，耳听管弦之声，目睹燕齐之色，神仙游客，沉湎酣歌，惟陛下所为，有何不乐？徒自昼夜劳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负，绿鬓朱颜不再来。

顺帝大喜道：“卿言最当。”左丞相脱脱进言道：“乞陛下传旨，速诛撒敦，以杜淫乱！”帝说：“撒敦何罪？”脱脱说：“昔费仲迷纣王，无忌惑平王；今撒敦诱君败国，罪在不赦！望陛下听臣讲个‘乐’字：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与民同乐，后来便有贤君之称；商纣有鹿台之乐，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诛。陛下若能任贤修德，和气恰于两间，乐莫大焉！倘效近世之乐，必致人心怨离，国祚难保，愿陛下察之！”顺帝听了大喜道：“宰相之言极是！”令近侍取金十锭、蜀锦十区赐之。脱脱辞谢道：“臣受天禄，当尽心报国，非图恩利也。”顺帝说：“昔日唐太宗赐臣，亦无不受，卿何辞焉？”脱脱再拜而受。撒敦惶恐下殿，自思烦恼：“这厮与俺作对，须要驱除得他，方遂吾之意！”正出朝门，恰遇知心好友，现做太尉，叫做哈麻，领着一班女乐，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白寿衣，都带着七星摇拽随马妆角髻，都履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袅；叮叮咚咚，悠悠扬扬，约有五十余人，进宫里来。两下作揖才罢，哈麻便问：“仁兄颜色不善，却是为何？”撒敦将前情备细说了一遍。哈麻劝慰道：“且请息怒！后来乘个机会，如此如此。”撒敦说：“若得如教，自当铭刻！”撒敦别过，愤愤回家不题。

且说哈麻带了女乐，转过宫墙，撞见守宫内监，问道：“爷爷、娘娘，今在哪里？”内监回说：“正在百花亭上筵宴哩。”哈麻竟到亭前，俯伏说：“臣受厚恩，无可孝顺，今演习一班女乐，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留宫听用！”顺帝纳之。哈麻谢恩退出。且说顺帝凡朝散回宫，女乐则盛妆华饰，细乐娇歌，接入内，每日如此，不在话下。

一日，顺帝退朝，皇后伯牙吴氏，设宴于长乐宫中，遂命女乐吹的

吹、弹的弹，歌的歌，舞的舞，彩袖殷勤，冰岛杯换盏，作尽温柔旖旎之态。饮至更深方散。是夜顺帝宿于正宫，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著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尺皆扫净。帝急问道：“尔何人也？”其人不语，即拔剑砍来。帝急避出宫外，红衣人将宫门紧闭。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顺帝冷汗遍体，便问内侍：“是甚么时候？”近臣奏道：“三更三点。”皇后听得，近前问道：“陛下所梦何事？”顺帝将梦中事细细说明。皇后说：“梦由心生，焉知吉凶，陛下来日可宣台官，便知端的。”言未毕，只听得一声响亮，恰似春雷。正是：

天开雪动阳春转，地裂山崩倒太华。

顺帝惊问：“何处响亮？”内侍忙去看视，回来奏道：“是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顺帝听罢，心中暗思：“朕方得异梦，今地又陷一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众臣朝毕，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帝说：“朕夜来得一奇梦，卿可细详，主何吉凶？”志冲说：“请陛下试说，待臣圆之。”帝即说梦中事体。志冲听罢，奏道：“此梦甚是不祥！满宫蝼蚁毒蜂者，乃兵马蜂屯蚁聚也；在禁宫不能扫者，乃朝中无将也；穿红衣人扫尽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名赤也；肩架日月者，乃掌乾坤之人也。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赤衣子，夺日之验，与此相符。望吾皇修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灾患！”帝闻言不悦，又说：“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说：“天地不和，阴阳不顺，故致天倾地陷之应，待臣试看，便知吉凶。”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只见地穴长约一丈，阔约五尺，穴内黑气冲天。志冲奏道：“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看有何物。”脱脱说：“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当即令有司官，取出一个杀人囚犯，姓田名丰。上说：“你有杀人之罪若探穴内无事，便赦汝死。”田丰应旨。手持短刀，坐在筐中，铃索吊下，深约十余丈，俱是黑气。默坐良久，见一石碣，高有尺许，田丰取入筐内，再看四方无物，乃摇动索铃，使众拽起。顺帝看时，只见石碣上面，现有刻成二十四字：

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芳。

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

顺帝看罢，问脱脱道：“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号，天下方保无事么？”脱脱奏道：“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当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帝说：“卿等且散，明日再议。”言毕，一阵风过，地穴自闭。帝见大惧群臣失色。遂将石碣藏过，赦放田丰。驾退还宫。

翌日设朝，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如此不觉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引进西番僧，诱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僧伽璨真，善授秘法。顺帝习之，诏以番僧为司徒；伽璨真为大元国师。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谓之供养。璨真尝向顺帝奏道：“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过保存有现在而已，人生几何？当授此术。”于是顺帝日从其事，广取女子入宫，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头垂辮发，戴象牙冠，身披纓络，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镶嵌短袄，绶带鞋袜，各执巴刺般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垂髻，勒手帕长服，或用唐巾，或用汉衫。所奏乐器，皆用龙笛、风管、小鼓、秦筝、琵琶、鸾笙、桐琴、响板。以内宦长寿拜布哈领之，宣扬佛号一遍，则按舞奏乐一回。受持秘密戒者，方许入内，余人不得擅进。如顺帝诸弟八郎，与哈麻、秃鲁、帖木儿、老的沙等十人，号为倚纳，皆有宠任。在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体，群僧出入禁中，丑声外布。

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帝于内苑造龙舟，自制式样，首尾长二百二尺，阔二丈，廊殿楼阁俱全，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前有两爪，用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带，头戴纱巾，在两旁撑篙，在前后宫海内往来游戏。舟行头尾眼爪皆动。又制宫漏，高六七尺为木柜，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即浮水面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持钟，一持铃，夜则神人按更自敲，极其灵巧，皆前朝所未有。又于内苑起一楼，名叫“碧月楼”。朝夕与宠妃宴饮其上，纵欲奢淫，不修德政，天怒人怨，干戈四起。各处申奏似雪片的飞来，

都被奸臣隐瞒不奏，顺帝只知昏迷酒色，那里晓得外面的灾异。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二第

元顺帝荒淫失政

帝... 荒淫... 失政... 灾异... 奸臣... 隐瞒... 顺帝... 昏迷... 酒色... 外面... 灾异... 要知... 后事... 如何... 且看... 下回... 分解...

第二回

开浚河毁拆民房

却说历年之间，顺帝宴安失德，各处灾异多端，人心怨恨盗贼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并这些番僧等，瞒住不奏。顺帝那里晓得，终日只在宫中戏耍不题。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

树木森阴，河流清浅。春初花放，万红千紫斗芳菲；秋暮枫寒，哀雁悲蛩争嘹亮。到夏来，修竹吾庐，装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到冬来，古梅绕屋，安排起几处远离人间的蓬莱。对面忽起山冈，尽道像黄陵古渡，因声声叫冈做“黄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群，便个个唤村为“白鹿”。

不知那里来个官儿，摇摇摆摆，走到林间，说道：“真是人间神仙府。”便吩咐跟随的人：“你可去查此处是谁人家的，叫他将这个庄儿送了我老爷，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跟随的就到庄内问道：“你是甚么人家，做甚勾当的？如何我们贾老爷在此，茶也不送一盏出来？”却见一人身长丈二，眼若铜铃出来应接到：“不要说是‘假老爷’，就是‘真老爷’，也休想一点水喝，快走！快走！”说罢，手持长枪，竟赶出来。那些跟随的人，扯了这官儿，没命的奔出林中。那人也就回去了。那官儿自言自语的说道：“我贾鲁的声名，那处不晓得，可恶这厮如此无礼，须略施小计，结果了这个地方。”

不日，到了京师，朝见拜毕。帝问：“贤卿一路劳苦。且说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觉寂寞。”又问：“贤卿回来，一路民情风景如何？”贾鲁便奏说：“一路黄河淤塞，漕运不通，但听得民间谣道：“石人一只眼，不

挑黄河天下反”。依臣愚见：须挑开沿河一带，藉应民谣，且通漕运。”顺帝应道：“我日前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那些言官上本说道，民谣汹汹，尽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宜兴工劳役’，照你今日说来，竟不挑的不好了。”贾鲁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说：“陛下若依言官不挑黄河，由他淤塞了，嗣后这些粮米，将从哪路运来？南北不通，粮米不济，不反何待？”顺帝说：“极有理，极有理，只是当从何处开起？”贾鲁说：“臣一路经过徐、颍、蕲、黄，处处该开；至如颍州、白鹿庄、黄陵冈，俱被民房占塞，上下四十里，更为淤塞，更宜急开。”顺帝即刻传旨差发河南、河北丁夫七十万人，开浚黄河原路，限定一月之内完工，阻挠者斩。起驾回宫，不题。

却说颍州白鹿庄，日前提枪来赶的，原来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姓刘名福通。全身膂力过人，且又深通妖术。家藏一面镜子，有人要照，只须对镜焚香，镜中就出现官吏、庶民、军士等模样；如前来求照的人心不虔诚，便出现诸般禽兽形像来。又结识一个朋友，叫韩山童，假称世界将要大乱，弥勒佛降生，造出一个“白莲会”来。所有部下，皆系红巾为号，鼓动那些乡民，如神如鬼的尊敬他。遇着些小事，便去照那镜子问下落。

这日，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佛力如此广大，还怕不做皇帝么？”忽听得锣声连连响亮，呼的呼，喝的喝，两人远远看去，认得是本州的知州，坐在马上，带领弓兵三百余人，竟投庄里来，说道：“今奉圣旨开浚黄河，拆去民房，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起。”内有里正禀道：“民间谣说：‘挑动黄河天下反。’只怕不便么？”知州喝道：“这是奉旨的，谁敢违逆！况旨上载明，阻挠者斩。今日就借你这头示众。”说罢喝令刀斧手，将里正枭首。知州吩咐将首级用木桶盛着，沿河四十里，号令前去。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霎时间拆去。妇孺鸡犬，赶得雪花飞散一般。福通低着头，只是捶胸叫苦，思想到：“青天白日，竟起这个霹雳，安排得我竟是无家可归，无地可依，奈何，奈何！”大喊道：“事已如此，反了罢，反了罢！尔等肯随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贵；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司苦楚去。”登时，聚会有五六

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执头在手，叫道：“胡元混乱中国。今日开河，拆去民居，你们既肯从我，便当进城，开狱放了无罪犯人，收了库中财宝，包你们有个好处。”又往手中把那镜子，在水中一照，说：“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从河中掘下，自见分晓。”只见左边一伙，也约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掘下。不曾掘得一尺，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身長一丈，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当中凿着一只眼。福通大呼道：“众位可晓得么？一向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你们心上如何？”这些人便合口说道：“敢不从命。”福通便带了众人，竟投州里来。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因杀了知州，便时刻防备。一声锣响，即刻冲出一标人来，两下厮杀。福通虽是力大，手下的兵，终是未曾习熟，被官军赶杀十余里。韩山童马略落后，却被官军赶上一刀。

福通便率杜遵道、盛文郁、罗文素等，勒马回杀，救得后边的人，竟到亳州立寨。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国号宋大建元龙凤。以山童妻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左右丞相。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同知枢密院事。招集无籍十余万人，攻破罗山、确阳、真阳、叶县等处，直侵汴梁，不题。

且说官军依旧进城，坚闭城门。朵儿只班星夜申奏京师，备陈事情；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脱脱见揭，便吩咐见赍本官：“明早随我进奏。”次早，脱脱奏说：“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昨日接得各府州县报说：“贼兵反了共一十四处。””顺帝大惊，问：“哪十四处？”脱脱说：“颍州刘福通、台州方国珍、闽中陈友定、孟津毛贵、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童州雀德、池州赵普胜、道州周伯颜、汝南李武、泰州张士诚、四川明玉珍、山东田丰、沔州倪文俊。”顺帝闻奏大惊，说：“如之奈何？”脱脱奏说：“请大兵先讨平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芝麻李四寇，庶无后患。”帝便说：“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李思齐讨刘福通，蛮子海牙讨张士诚，张良弼讨芝麻李。先除大寇，后剿小贼。”敕旨既下，脱脱叩头下殿。那四将各点兵五万，择日辞朝。竟离了燕京，各自寻路攻取。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

却说诸官得旨，分讨各处贼兵，谁知皆不能取胜，都带些残兵败甲回来。顺帝见了，日夜忧闷。一日设朝，对文武群臣商议说：“目今盗贼蜂生，各处征讨的官兵，没有一个奏凯。卿等何策剿除，分朕分忧？”脱脱叩头奏说：“今者群奸扰乱，震恐朝廷，黎庶不安，灾伤时见。臣等不能为国除患，心实耻之。臣愿竭驽骀之力，肃清江、淮，以报皇恩。”顺帝闻奏，降座语脱脱道：“丞相若能为朕扫除贼寇，奏凯还日，朕当裂土，以酬心膂；但中书省是政事根本，不可一日离左右，贤卿若去，朕将谁依？”脱脱又叩头说：“尽忠报国，乃臣子之责，岂敢忘恩！但微臣此去，全望陛下亲贤远佞，以调天和，以安黎庶。”顺帝便敕脱脱为总兵大元帅，以龚伯遂为先锋，哈喇答为副将，也先帖木儿为行台御史，节制兵马，大小官军俱听脱脱指挥，便宜行事。脱脱拜辞，即日领兵望南进发，竟到孟津。宋将毛贵率本部五千人纳降。脱脱便驱兵渡黄河，从虎牢关至汴梁正北安营。宋韩林的探子报知，便集众商议，只见杜遵道说：“水来土压，兵至将迎，殿下勿忧，臣当领众迎敌。”宋主即令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三将，急带领五万人马与元军对敌。遵道勒马横枪，高叫道：“送死的出来！”脱脱大怒说：“反国贼子，敢出大言。”就纵马横刀，直取遵道。二将交马，战上五十余合。遵道力怯，拨马便回，脱脱赶上一刀，斩于马下。元兵阵上，催兵奋杀，宋兵溃乱，生擒一千四百余人，斩首一万七千余级。罗文素等，领兵入城，坚守不出。龚伯遂请道：“乘此势攻城，料可必破。”脱脱笑说：“我兵千里而来，劳力过多，还当息养，不宜仓卒。倘贼兵计穷，冒死血战，不可支